

印尼孔教28天行记（六十五）

作者：陈勇



巴厘岛登巴萨孔教礼堂

续上期

长期流通的中国铜钱

中国铜钱在巴厘岛的文化艺术传统中占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地位，甚至也渗透到当地人的宇宙观以及对人类和自然和谐共处的认识。以前，巴厘岛的居民直接使用中国铜钱作为流通货币，特别是清朝时期的铜钱在巴厘岛曾经大量流通。直到今天，中国铜钱仍然在巴厘岛的宗教仪式和艺术创作中广泛使用。当地人在向印度教、佛教和本土神祇祭祀的时候，通常在祭祀品中都会包括一些中国铜钱。此外，房屋竣工仪式、宗教净化仪式等重大场合，也会使用中式铜钱作为献祭品。巴厘岛人在制作木雕神像的时候，也要使用中式铜钱，其中有一种神像是巴厘岛本土信仰中的财神，有的使用竟达一万五千枚铜钱制作。当人死了需要火化的时候，

当地人也会用一百零八枚铜钱，制作一种叫做乌库尔（ukur）的偶像，与死人一起在宗教仪式上焚化。巴厘岛和附近龙目岛（Lombok）的居民相信这些刻有“XX通宝”字样的铜钱来自神灵世界，具有非凡的魔力，而那些镶嵌有铜钱的木雕神像就是真正的神灵短暂降临到人间时的居所，通过献祭这些神像，虔诚的人可以得到神灵的保佑。

由于现存的中国铜钱越来越稀少，不少人呼吁重新铸造铜钱，以供货币流通和宗教仪式所需。2003年，巴厘岛还专门召开了一个名叫“保存中式铜钱作为巴厘岛宗教仪式的媒介”的学术研讨会，引起人们对中式铜钱的短缺问题的重视。但也有人觉得新铸的铜钱会冲击传统铜钱的历史文化价值，主张采取审慎的态度。最早传入东南亚的中国铜钱是汉代铜钱。唐代，

流入印度尼西亚的中国铜钱不多，有文化上的意义，而没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宋廷和印度尼西亚诸王国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日益密切，大量中国铜钱通过使节、贸易、商人私运等途径流入印度尼西亚。到了明清时期，流入巴厘岛的中国铜钱大量增加，当地也开始自行铸造中式铜钱。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作为货币的中式铜钱才停止流通，但其作为宗教器物仍然在重要的宗教仪式上广泛使用。有人估计，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和龙目岛两地，民间手中保存的中国铜钱可能有1000吨或更多一些。对巴厘岛当地人来说，中国古钱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几乎每个家庭都存有古钱以备祭祀之用。查诸古籍，宋人赵汝适早在其所著《诸蕃志》一书中，就记载了宋朝商人为了谋取高利，不惜“往往冒禁，潜载铜钱”至阇婆国（爪哇）博易胡椒。明初人马欢的《瀛涯胜览》则提到，“番人殷富者甚多，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可见，有籍可查的印尼中式铜钱流通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年以前。

神秘的“中国
阵列舞”

在登巴萨南部的两个村庄，有一种叫做“中国阵列舞”（Baris Cina）的当地传统舞蹈带有浓的中国文化烙印，但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以及起源于什么时期，目前还无定论。根据当地的传说，这种舞蹈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就像流行于爪哇岛和巴厘岛众多关于华人的历史和传说一样，随着年代的久远，许多历史细节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想象的力量发挥出来，使得不少神话传说在某些环节逐渐同质化，给人似曾相识、若有还无的感觉。比如某位经营有方的华人成为某位国王的财政大臣、某位中国公主嫁给了某位王子并带来中国文化等等，我此前在井里汶、三宝垄，如今在巴厘岛，都数次接触到过类似的例子。

“中国阵列舞”一共由十八个舞者分成两列来表演，其中一列身着白衣白裤，另一列身着黑衣黑裤，黑白两色象征敌我两个阵营，同时也反映了阴阳相生相克的哲学理念。他们头戴圆形毡帽，手握长剑，有时还要戴上墨镜。据说巴厘岛当地人原来不穿长袖衣和长裤，这些都是中国船员传入的。圆形毡帽则似乎是荷兰殖民统治时期，来自西方衣着的影响，因为其

他传统的巴厘舞蹈，舞者都是戴头巾一样的装饰。在以中国锣、钹以及其他乐器的伴奏之下，两列队伍作出格斗厮杀的动作，约略带有中国武术的风格。锣、钹等乐器则奏出肃杀、凛冽的乐声，恍如真实的战争场面，周遭的观众也大为心惊。100目前这种舞蹈存在于巴厘岛首府登巴萨郊区的两个临海的村庄，让人不由得联想，其一定与中国的航海贸易有关联。

实际上，有一种传说版本直接把“中国阵列舞”的起源归因到中国海船搁浅，而这艘海船很可能是一艘军舰。当船搁浅后，士兵们到海滩上安营扎寨，一边等待海船的修复，一边利用闲暇时间做队列操练，包括列队、行进、持械格斗等训练项目。当地人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而中国士兵迥异于当地人的模样、装扮和行为，似乎赋予了他们一种神秘的色彩。当船终于修好，中国将兵们扬帆远去以后，当地人接纳了长袖衣和长裤，依照中国士兵的衣着和阵势，创造出了奇特而神秘的“中国阵列舞”，其终极目的应当是带有祈福保佑、禳灾驱邪等一类的宗教性质。（完）